



孫犁

耕堂劫后十种

如云集

山東畫報出版社

书 名 如 云 集

著 者 孙 犁

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690×960 毫米)

11.25 印张 17 幅图 153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403-X/Z · 89

定 价 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孙犁九十年代在天津鞍山道寓所

一九七六年后，
六十三岁的孙犁开始了毕生创作的又一个丰产期。对十年浩劫，他曾说：“……痛定思痛，乃悼亡者。终以彼等死于暗无天日，未得共享政治清明之福为恨事，此所以于昏眊之年”，“歌颂当今施政，诅咒十年动乱也”。而且壮心不已，预期“再写出十本小书”。实现了这个宏愿，他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后封笔了。这套《耕堂劫后十种》是这十本书的第一次结辑出版。

在收集孙犁照片、手迹、书法等资料时，承蒙孙犁亲友、各方人士鼎力襄助，在此致以衷心谢意。

编者

责任编辑\汪稼明

装帧设计\蔡立国

耕堂劫后十种

晚华集
秀露集
澹定集
尺泽集
远道集
老荒集
陋巷集
无以为集
▶ 如云集
曲终集

目 录

芸 斋 小 说

罗汉松	1
续弦	6
石榴	10
我留下了声音	16
菜花	22
转移	26
吃菜根	30
拉洋片	33
看电视	36
悼曼晴	41

记邹明 48

记春节 61

悼万国儒 64

新居琐记

锁门 69

民工 72

装修 75

记老邵 79

楼居随笔	
观垂柳	87
观藤萝	88
听乡音	91
听风声	92
觅哲生	95
老同学	97
谈镜花水月	104
我的位置和价值	108

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112
谈理解	145
谈闲情	148
一本小书的发现	151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校读后记	155
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158
我的经部书	162
我的史部书	167
我的子部书	174
我的集部书	182

我的丛书零种	190
朋友的彩笔	196

庚午文学杂记（一）

作家与新潮	201
作家与文化	203
作家与道德	205
作家与经济	207
希望	209

庚午文学杂记（二）

大奖	210
----	-----

评论	211
新星	213
流派	214
读《旧唐书》记	217
读《宋书·范曄传》	256
读《史记》记（上）	265
读《史记》记（中）	275
读《史记》记（下）	286
读《史记》记（跋）	295
读唐人传奇记	298

书衣文录	308
------	-----

——附摭遗

芸斋短简

致李蒙英	323
致李克明	325
致毅华	328
致孙柏昌	330
致卫建民	330
致杨天放	332
致郭志刚	333

致季涤尘	334
致单三娅	334
致杨坚	335
致常跃强	336
致李之璉	337
致刘文霄	338
致张志民	339
致姜德明	340
致黄伟经	342
致刘梦岚	343
致邹明	345

芸斋小说

罗 汉 松

现在，我养的花木中，这棵罗汉松可以说是长得最好的了。我每天搬出搬进，惟恐叫人偷了去。这是朋友老张送我的。老张一共送过我三盆花。第一次是一棵玻璃脆，他送来的时候，笑着对我说：“你养这种花最合适。”

他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很脆弱，弱不禁风，半死不活。他讽刺人，向来是不分场合的。

第二次是一棵栀子和这棵罗汉松。栀子不好养，早已死去了。罗汉松来时很小，十几年的工夫，我已经给它换过三次盆，现在它身上随便一

个小枝，也比来时它的全身大。老张逝世将近五年了。时光流逝，人之云亡，尚不及草木长久。

老张送我花，并不是他出钱买的。他交游广，认识人多，又是老同志，名人作家，别人都乐于送给他东西。这些花，就是他从本市的一个大公园要来的，他认识那里的主任。

二十年代末，老张就和这个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一个支部活动。当时在这一支部的，还有“十年女皇”。

他爱好文艺，三十年代初已发表了小说，并写了一部长篇，书名仿萧洛霍夫笔意，也叫做静静的什么，曾得到一个美国太太的奖金。查《鲁迅日记》，老张曾两次把这部小说寄给鲁迅先生，好像并没有引起先生的注意。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那么重视外国人的奖赏。更不认为，外国人鼓掌叫好的，就代表中国创作的高峰。

老张对文学孜孜矻矻，可以说是终生不懈。在写作上也很努力，虽然谈不上很严肃。“文革”期间，他曾企图把过去写的一部现实小说，改写成应时的作品，结果徒劳心力，没人给他出版。

以他的资历，本来有很多机会去做大官，他都没有去做。抗日时期，他在一个地区当了几天

社会部长，进城以后，又当了几天气会宣传部长，终于以作家身份，了其一生。

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共同度过了那艰难危险的岁月。他一直没有离开冀中，他不愿到山里去，那里生活太苦。在冀中，领导了解他，群众关系也好。他打游击，不避阶级嫌疑，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这些人，都有子女在外抗日。他到一家，大伯、大娘叫得很亲热，既保险，又能吃到好饭食。他有时住在我家，我父亲总要到集上去买肉。有一年夏天，他走了一天，干渴得很，正好我父亲在井里泡着一个大西瓜，取出来叫他吃，说他真有口福。

进城后，老张几次自做对虾，装满大饭盒，给我母亲送来。老伴病了，老张也曾到医院看望。后我因无人照顾，多次到他家赶饭。他对女儿们说：“不要厌烦，过去，我也常在人家吃饭。”

老张的口福，是有名的。抗日期间，我从路西回来，帮他编书。他们一天的菜金是五分，我是客人，三角，他就提出跟我合伙。“五一大扫荡”，扫来扫去，把他扫到深县南部的大桃树园，在里面呆了三天三夜，吃的都是蜜桃。抗日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父亲给我炖了一个肘子，刚刚炖

烂，他就从外村赶来了，进屋大笑着说：“我在八里以外，就闻到香味了。”

进城以后，他是市长的老朋友，经常赴宴。打听哪里有宴会，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去。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散会以后，我同康、侯等人约好，到东安市场吃饭，并没约他。他就跟在后面，一直进了饭馆，大家都不以为怪。

他不只有口福。别人的书，经过战争、土改，都散失了。他的书没有散失，反增加了。他到处搜罗书籍。土改时，他主管的小区，发现了一部《海上述林》。他上书中央负责同志，请求批准他获得这部他渴望已久的书。他的手稿、日记，也保存得很妥帖，丝毫没有遗失。有一次，他到路西去，父亲托他带给我一些零用钱，并叫妻子把钱缝在他的夹袄腋下。他到了路西，我已去延安，他把钱也买了书。

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土改时，他是组长，当然不会有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机立断，以“左”派姿态，批评了市委文教书记。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一改平日邋邋遢遢的形象，穿上一件时兴的浅色的确凉新衬衣，举止活泼，充